

曹雪芹·紅樓夢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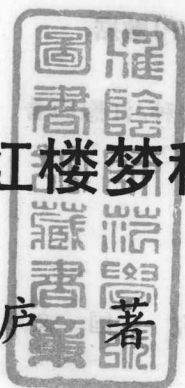
江慰庐 著



407583

曹雪芹·红楼梦种种

江慰庐 著



204075838

黄山书社



(苏)新登字 25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雪芹·红楼梦种种/江慰庐著. - 合肥:黄山书社,1998.5
ISBN 7-80630-260-3

- I 曹·
- II 江·
- III.《红楼梦》研究 中国 文集
-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5941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江苏省镇江市文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58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ISBN7-80630-260-3/I·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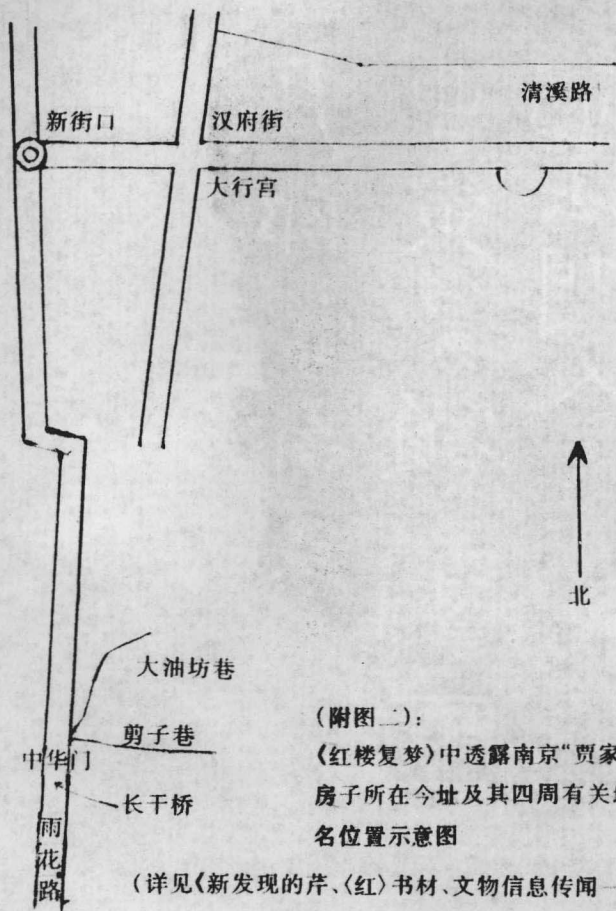
定价:18 元



(江蘇文獻《金山江天寺鐵舟海和尚塔銘》碑拓(註), 見《中國書法》) 吳有

(附图一):

明确鐫有曹寅政务官职为“户部掌部事郎中(未二字缺佚)”与铃章的丹徒绍隆寺《金山江天寺铁舟海和尚塔铭》碑(附录)·今已去世的严飞文友1983年手拓(详见《曹寅篆额铭碑及〈金山志略〉中有关资料析述》拙文次节)。



(附图二):

《红楼复梦》中透露南京“贾家”
房子所在今址及其四周有关地
名位置示意图

(详见《新发现的芹、〈红〉书材、文物信息传闻一束》拙文首节)

周 序

镇江江慰庐先生，因为偶然的机缘，自60年代初期，忽对红学研究发生了兴趣。自是而后，锲而不舍者，及今已历三十春秋。近来他自选所撰文章，凡二十余篇，约可十七万言，勒为一编，惨淡经营，自力筹措，得以付梓，来书嘱为序言。自云：今年亦七十二龄矣。我闻此言，深有感触，故不能以不文为辞，勉缀数言，以应雅命。

红学流派甚多，各家的目光与路数，层次与角度，学力与识力，既不相同，自然是各有所见，各有所长；而江先生心力之所聚，则始终在于考论《石头记》的作者（包括家世）与版本两大方面。其余虽亦兼收并蓄，终不能不标此二者为其主旨。这，说明一个学术问题，即：红学自早不断发展，其后，越过了“开谈”的时代阶段，至清末民初之际，进入了严肃的评论阶段，一时颇有卓识杰构；但，这些散篇，仍未全脱随笔、札记的体裁与性质。今之所谓“新红学”者，创始于本世纪20年代初，实以“五四”运动为契机。而新红学的实体实质，即由研究者与版本两方面肇端奠基。由此可悟，江先生研红的路数，乃是真正的新红学正宗流派。

当然，他着手从事此一工作时，并不是有意识地、清楚地然地选取了这一流派的，完全不是。但他忽然有了的强烈愿望与浓厚兴趣的集聚，何以自然而然地正与新红学的正宗路数相合？这是个值得日后红学史的著者切实思索的课题。我

与江先生原不相识，却有一点文字因缘，即拙著中曾收录了他提供的镇江地方有关瓜洲的口碑，证明了雪芹南游的历史事实，这，也是他对红学贡献的开端。

以后，他十分注意访察曹家在江南幸存的文物遗迹。这种工作，也许别人同样能做，但他能从嘉庆时期《红楼梦》各续书中用心搜索雪芹的“痕迹”或“射影”，也很有收获——这，则未必是人人能与之相比的了。我自己对这后者也曾注意过，有所体会（如雪芹在家道败落前著书有一个独特的方式：他在炕上端坐口讲，地下几个“小厮”在“听写”、笔录……），但因目坏后，诸般荒芜，难以深求。今知江先生不约而同地如此做了，使我很觉欣喜。

他又注意“异本”的问题。不甚懂的人，以为这是搜奇立异的习气，懂的会明白，异本研究的实质，永远是标志着尽心访寻雪芹原著（那怕是一种侧影或残痕）以求其真相的巨大愿望与努力。

再者，他同意一种见解：高鹗等之伪续，是有其背景与主持者的。今知他提出了有蒋维乔参预或主持之可能性的崭新说法，确是值得表出的重要之研究项目。

应当说明：我已不能尽阅江先生的近年新作了，这篇短序所叙的，恐难概括他所研求、析论的范围与观点的全貌。草草为文，十分粗浅。不过略表愚见之数端，聊作抛引而已。谬陋之处，尚希匡正为幸。

时在癸酉（1993）盛夏溽暑中，挥汗走笔。

周汝昌 时年七五

前 言

这本小册子，是我近十余年来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芹、《红》文章选汇。由于谈雪芹生平、事迹，不能不探讨及其家世、交游；叙《红楼梦》，尤其是多种“异本”见闻、信息，并且还常要把它们与那个年代的“都中”、“南省”的一些地方文化、旅游、艺俗、宗教及史志资料的研索，紧密结合起来，故而，现在把它定名为《曹雪芹·红楼梦种种》。

这本册子里共收列论札二十三篇。就其内容侧重为“类”，分篇题目录为六大项排列：

首项为雪芹、曹家在瓜洲、镇江的轶闻、遗迹。收有《关于曹雪芹留图瓜洲传闻的调查》与《曹寅篆额碑铭及〈金山志略〉中有关资料析述》两文。按其内容性质，本应是列入第五大“类项”篇题内的；只是由于它们均系本人早在80年代开初及其近前岁月间，亲身偕友调查、勘寻所得，明显表现出它们各自兼具的地方文物、文化信息资料价值特色，所以把它们单独作为一项，特予提放开头，以利检索、核正。

次项为《红楼梦》里的人、物、活动、风习，包括对书中人、事评价的介述。收有《读〈红〉六札》、《丁传靖〈鹤睫〉的〈红楼梦本事诗〉》等四篇。其内容中应属本人新发现、新见解的有：考辨《红楼梦》中的“香芋”确有其物，并非只是小芋茛的美化称谓；释说《红》书中“小蹄子”一辞的涵义与来历；与文友合

作析说了丁传靖(暗公、亦即鹤睫)《本事诗》中对《红楼》众多人物的评议及其文笔特色。在《读〈红〉六札》中,最早(1979年)在文坛上提出了贾宝玉精擅骑射及作者如此写的历史时代背景与民族风习因由;还指出了“葬花、扑蝶”也俱应是当年闺媛们一种健身活动;《红》书中以“芙蓉”比拟晴雯(黛玉)的深刻涵义;百廿回本书后四十回中谈“琴”一段文字,乃是高鹗等的误笔,等等。

第三项为《红楼梦》著者曹雪芹生平、家世。收有《曹雪芹与右翼宗学》等四篇。其中本人的新发现、新见解有:考析出雪芹当年应系居傍石虎胡同右翼宗学,常来与二敦谈文的邻友;雪芹享年可能为四十挂零(四十五、六以下),而不一定是整整四十岁;较为全面地专题考述了曹寅、曹雪芹与镇江的密切交往、认识,等等。

第四项为《红楼梦》与江苏。收有《〈红楼梦〉和镇江、瓜洲的关系》、《〈红楼梦〉与扬州》等四篇。其中本人的新发现、新见解有:较早提出《红楼梦》与扬州、常州的关系;多角度、全方位地综合析述了《红》书与镇、瓜关系,文中一项发现是,指出了与脂批“焦山鲜鲥”有关、南省曹家几代当家人承办的“进鲥”御差,其“源头”实来自于明代已久成“例贡”的制习;还有最早百廿回本续书《后红楼梦》、《红楼复梦》中反映出当日常州、镇江民俗、节庆文娱、寺庙宗教等文化、风习面貌,兼及一些当日雪芹写书情景,个人身世传闻,等等。

第五项为有关曹雪芹、《红楼梦》的版本、文物与信息传闻。收有《对脂批〈石头记〉题跋、印章中人物、事迹的新探索——有关〈红楼梦〉版本札记二则》等六篇。其中本人的新发现、新见解有:发现了已佚、待寻的几种《红楼》珍本信息、线

迹，即林咏本、溧水濮藏本、江阴某氏旧藏“未经付梓”原本《红楼梦》，发现、考述了南京曾建有过的《曹雪芹先生著书碑》、现存镇江的“曹寅”书诗扇面，估考《戚本》末页“邵堪眼福”印章里的“邵堪”为谁氏；发现了《后梦》书文中透露出此书著者（盖为钱维乔）有参与补续并主持、审定百廿回本《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很大可能，及有关此一事的“幕后”线迹信息；《复梦》中透露出“贾府”实即曹家留在南京（金陵）的房子三处，与宗祠、坟墓等至少亦应为那个乾嘉时日传闻的记载；考析出《秋风红豆图》非程伟元作品；现存台湾的程伟元所绘《松柏缠枝双寿图》原藏存主人、来历、缘由。

第六项为有关《红楼梦》包括注释中语言文字内一些儒释道家文化、典故的诠释与探讨。收有《从无量“大人”“侃”到“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芹、〈红〉宗教语言、文化析述》等三篇。其中主要论点，均为本人新见。系最近期间 1994—1996 年时发表的拙作。等等。

还有一些自认为尚稍有点“看头”的小文，除了与祝诚文友合作写署的《〈红楼梦〉中的“东鲁孔梅溪”应为孔继涵补证》（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0 年第三、四合期）等篇未予收入外，如有一篇专事考析误说的拙作《“天香楼案犯”究竟是谁？——对〈秦可卿之死〉一文的商榷》（原载《红楼梦学刊》1982 年二辑），因篇幅较长，这次受出版字数制约，不得不予以割舍。这篇《商榷》拙文，不克收入此小册中让它重行问世，争取各方学人、读者裁教，实为憾事！类此多篇拙文，只好等待日后有再度出版此小册或另出同类性质论札集子机缘时，考虑收入了。

此次汇集部分拙作成书的修订、整理做法，大体为：（一）

多数文章，均按照当日原刊文字印出，并于文末注明其原载报、刊名称。间有同一题材而内容多异，曾分别发表于不同报、刊上，此次又合并成一篇文章的，则于文末，并列原载二份报、刊名号，藉存其真。（二）有些原载稿，因受报、刊篇幅限制，内容多经删削者，此次均据原稿补全。部分内容文字与他篇互有重复、或基本雷同者，则删去其重复部分。同于文末注明“有增订”字样。（三）少数原发表时系与提供部分资料、见解或共同进行访探之文友合署的拙作，此次收入本册，仍在各篇文末，注明“原与某某文友合署发表”字样，以尊重历史事实并再予表示感谢！（四）有六篇千字上下谈《红》短文，此次统冠以《读《红》六札》总题，合为一篇。仍用原题为每节小标题。同于每节文末，注明其原载报、刊名称，以利检核。

反思我之对“研《红》”发生兴趣，确属偶然。起初只是为了除个别篇回外，对旧日通行于世百廿回本《红楼梦》中后四十回内容、布局、立意、遣辞等多与前八十回雪芹原著大相径庭，而不嫌于心。当时尚不明个中底蕴，颇感纳闷。后时有幸得以多读到今昔“研《红》”前辈、时贤鸿文巨著，逐步明确了后四十回乃系程高托辞补续（当然，不完全排除其中有个别情节以至篇章为雪芹遗稿的可能）的原委，与现尚得存见于世的“脂本”、“脂批”，……大开心臆；方始决心在业余治学中，对自认为“颇有研探价值与必要的”的某些“芹、《红》之学”的方面课题，尝试进行爬梳、寻探、研求、析说。蓄“志”既久，“发现”渐多，驯致陆续写出数十篇涂鸦浅制。初尚非“并无缘由”、或只是赶大流而“忽然”兴起此念的（详容另文以明，此只是略及——著者）。——话又得往回说，在此，似仍须着力说明一下与上有关的情事是：关于收入这本小册子中的某些芹、《红》小

文研探“结论”问题。如所多知，与研究其他古典作家作品习用的“常规”方式方法有别，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巨著《红楼梦》，由于前者的见世有关资料，迄今仍是十分稀罕；后者的内容蕴涵量与复盖面，又至为丰富、深广，且与我们今天的时代，生活境遇实际、认识差距又过分地大，故而，在从事研探过程中所碰到令人为难的“空白点、模糊点”和“纷歧点”，也就必然会特别地多而且泛。遵照当今一些研《红》专家、学人意见，目前我们采取的相应做法，还只能是：对待空白或模糊的，如属可能，不妨就其某些迹象、线索，暂时给予较为合理的推论或假定；对于纷歧的，可以把问题本身加以简要介绍，而附带提供一些个人的评议与看法，藉资参考。或者单只是把它们“提出来”，以待专家解答。总的说来，也就是：现时在研探芹、《红》学术问题过程中，除了对那些较为确切的已知事实以外，目前还不能不容许其存在若干探索性、假定性的部分。这本拙著选汇里的某些篇章“论断”，自当也不例外。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与了解！也自然，上述这种探索性、假定性“推论”，所以说它们是“暂时的”，并在实际操作中肯定它们也是必须和有益的，这是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档次、课题的逐层深入，不少问题，是确实可以通过今、后的新发现历史、实物等资料予以证实，从而得到圆满、或较圆满解决其当否了的。现姑仍以这本小册子中收入的拙作为例吧：如在原发表于1980年刊物上的《曹雪芹与右翼宗学》一文中，我曾根据大量当年清代宗学实况资料、主要是对敦诚《寄怀曹雪芹》诗里一些诗句“内证”考析，试行排除了雪芹曾在宗学内作过教师、或员工等旧揣成说，而代之以“雪芹只不过是当年经常去在‘虎门攻读’的敦氏弟兄宿（学）舍中快谈聚晤、朝夕言欢的一个外来

知心好友。其原因可能是他当时居宅、或临时栖身寄食的地方邻近右翼宗学”的新假定看法。近知此看法，已为首由北京青年文友周崇森提出、后经专家考清楚了雪芹当日实系在其府邸与宗学为邻的八旗贵族公爵富良家“作西宾”，故得常去宗学“串门儿”、与二敦畅叙（见周汝昌先生《曹雪芹与宗学》近刊文。载《光明日报》1993年7月1日）的真事所证实。又例如：我在原发表于1992年刊物上的《新发现的芹、〈红〉书材、文物信息传闻一束》文中，依据《红楼复梦》作者自说，书中所写的“贾府”实即曹家，从而认定书中的贾家“清溪里房子”，应即指曹家在南京的若干个居宅之一。此文刊出前后，即由我自己与南京红学文友、分别在康熙《上元县志》卷十六、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十内，查明从康熙年代起，至少到嘉、道年间，青（清）溪之东先贤祠里，确有作为“名宦”被列入祠内受祭祀的曹寅版（牌）位，后虽被“撤去”，仍有人主张“宜议别祀”。揆情度势，此一先贤祠，盖有很大可能即系原先曹家宅第之一，而在曹寅去世后献出建祠的。从而证实“《复梦》之说”，至少有其一定“传闻”或“联想”等依据，并非是全然无稽的臆写。

返顾卅年来我在业余芹、《红》治学方面所得到过的支持、帮助，首先得十分感谢引导我迈入“红学”之门的多位专家、学者：过往长蒙指教、引带，今又应请为这本小册子写《序》的周汝昌先生，是不必再说的了。已故吴恩裕先生，同于拨乱反正后的1978年，两次来瓜洲、镇江下访，前一次，缘慳未值。后一次，曾与我和经我引见的沈德年学友，畅谈、记录了“雪芹游、住瓜洲、留《图》”的口碑资料近两小时，并欣然订下重行南来时同去瓜、扬实地寻探、勘访之约。憾于先生1979年底即

已不幸逝世，未克践约；但，他当年来镇江热情访问、叙谈，鼓舞我们进取的音容、笑貌，至今犹然如在目前。去今十余年前，在都中拜访过的端木蕻良先生和仲夫人、现已故世的吴世昌先生，都曾给我业余研红工作以很大的鼓励与指导。中国红学会、《红楼梦学刊》领导冯其庸、李希凡、《学刊》邓庆佑、杜景华、等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与全体编辑，历年为审改编发拙稿，颇费神时，在此多多申致谢悃！自然，对海内各地所有审定、发刊过拙稿的报、刊诸位主编、责编文友们，也都同样致谢！已久去世的戴不凡老文友、今在红研所的胡文彬、中科院文研所陈毓罍、刘世德、南京大学契知吴新雷、上海徐恭时、魏绍昌和江苏省红学会今昔领导、众多同好等研《红》专家们，在交流信息，启示课题，提供资料，约嘱、发表文稿诸方面，都曾给予过本人不少支持和帮助。还有前述几位协作撰文者，和诸多镇江乡里、友邻市县中的各方学人、文友，历年来，或多方检供信息，或大力协助访探，或及时提供资料，或主动合作分劳，统在此一并表示谢忱！特别是在此次联系、出版过程中，安徽黄山书社宋效永编辑，一直惠予大力支持，自应首先多致感谢！以书、画、塑蜚声于时，并工诗、文的镇江朱庚成老友，此次费心劳神扶病为本书设计封面，诚不胜铭感之至！此外，除了得到老伴章丽萍热情配合、协同外，从下决心整理、修订成稿，直到筹资、洽行、付印、问世等全部烦琐工作中，主要还得多亏了红会学人、镇江市内忘年知契祝诚文友竭力、尽心关怀、鼎助，更蒙“风谊友兼师”的镇江伏振钧老、新知严其林文友、教坛契友徐庆华、吴德培、旧日学友马德隆、陈兰英贤伉俪与他们的知交刘振东、王方义、沈殿祥、陈秀宝诸君以及内姪、姪媳章熙淳、孙翠娥伉俪等的多方支援、襄助，说起来真让我

感动得言谢无从！溯思前后历时五载，多经难以数计与言宜的艰困、波折不计，“端赖以文会友，方析集腋成裘”，这本小册子总算好不容易地搞出来了；可是，毕竟由于本人“未学、下笔无文”，以及有多种主客观条件、因素制约，书中漏、误和不足之处，想必仍所难免。至诚渴望得到海内外文宗、泰斗、各界学人、专家和广大读者诸君的匡扶、绳教！

江慰庐

1997年冬日，写于江苏镇江市大西路

243号又1号401寓室中，时年七十又六。

目 录

- 周序····· (1)
前言····· (3)

寻迹搜遗

- 关于曹雪芹留图瓜洲传闻的调查····· (1)
曹寅篆额铭碑及《金山志略》中有关资料析述····· (11)

风物、评赞

- 读《红》六札····· (20)
释“香芋”····· (30)
《红楼梦》里的“小蹄子”····· (33)
丁传靖(鹤睫)的《红楼梦本事诗》····· (36)

雪芹身世

- 曹雪芹与右翼宗学····· (44)
曹雪芹年寿几何····· (56)
曹寅、曹雪芹与镇江····· (61)
曹雪芹好友敦诚的一首镇江揽胜诗····· (72)

南省泥鸿

- 《红楼梦》和镇江、瓜洲的关系····· (78)
《红楼梦》与扬州····· (88)

- 《红楼梦》、《后红楼梦》和常州的关系…………… (98)
- 《红楼复梦》中的镇江寺庙与宗教活动…………… (108)

版本、图、材

对脂批《石头记》题跋、印章中人物、事迹的新探索

- 有关《红楼梦》版本札记二则…………… (118)
- 林召棠“百咏”中的《红楼梦》异本初探…………… (129)
- 传闻中的《红楼梦》版本及其他…………… (147)
- 新发现的芹、《红》书材、文物信息传闻一束…………… (176)
- 《秋风红豆图》不是程伟元的作品…………… (200)
- 现存台湾省的程伟元《松柏双寿图》试析…………… (204)

文化、典故

从“无量”大人侃到“阿弥陀佛、无量寿佛”

- 芹、《红》宗教语言、文化析述…………… (215)
- “停机德”与“孟母教子”典故无涉…………… (223)
- 对《谜底“虽善无征”释》一文的质疑…………… (225)

- 【附录】：镇江雪芹曹家遗迹与《红楼》名胜…………… (232)